

乍浦的石匠师傅

■ 陈正其 崔晓萍

在乍浦镇这个依山傍海的千年古镇，与石头有关的建筑特别多，九龙山古道的石阶，南湾炮台的基座，乍浦海塘的石驳岸、街上的石板路、河上的石桥、居民房屋宅基的石头地基，石壁、石墙等，乍浦的这些石建筑处处镌刻着乍浦石匠师傅的烙印，有些石建筑虽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今天仍然十分坚固。这些石建筑都是乍浦一代又一代的石匠师傅靠纯手工技艺，用铁锤、铁凿子一锤一锤把石块凿成各种形状而完成的。然而，在普遍使用水泥制品的今天，历史上曾经的乍浦石匠师傅几近消失，但许多老年居民至今仍对曾经在平湖一带小有名气的乍浦石匠师傅念念不忘。因为历史上的乍浦石匠师傅，曾经在平湖、海盐、海宁的海塘以及上海石化万米海塘、乍浦港码头万吨级泊位群等一大批较大的工程上，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乍浦石匠师傅用纯手工技艺所建的一处处块石工程，已成为一个时代树立的百年丰碑，令老一代乍浦石工感到自豪。

一、乍浦石匠血脉源自“温州匠帮”

历史上的乍浦石匠师傅主要在乍浦镇先锋村，而其血脉可追溯至清代的外来石匠移民，其中以温州的居多。据乍浦镇居民张松权回忆：“小时候常听父辈们讲，早在清朝时期，八承相（大财主）温州人来到乍浦，他带来的青年人中有从事石工的师傅陈德波、郑凯正、郑岩生、徐开正、陈岩登、陈银善、尤志勤等。这些石匠师傅在清末民初时期，怀揣温州石匠技艺离乡，落脚在乍浦老城瓦砾之地，他们在乍浦古城中垦荒种地之余，靠带来的石匠工具在乍浦一带做开石、修石驳岸等生意，以石匠手艺在杭嘉湖平原扎根。他们在初到乍浦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包揽了整个乍浦地区的各种石活。”

老石匠陈明溪、陈志良至今还保存着父亲传下来的石匠工具，一根长约1.6米的扁担，几把粗细不同的麻绳索，大小不一有螺纹的铁棒，还有开石用的8磅、16磅和24磅铁锤（铁榔头），大小不一的各种型号铁凿子，做基础工程用的水准仪表，这些就是“温州匠帮”石匠师傅不可缺少的工具。他们世代传承开山石、筑驳岸、铺石路之技，用铁锤、铁凿子讲述“温州匠帮”石匠师傅的史诗——从九龙山古道石阶到南湾炮台基座，从汤山驳岸到古桥修缮，处处镌刻着“温州匠帮”石匠师傅的烙印。如今这些相当原始的石匠工具虽然已经收藏入库甚至锈迹斑斑，但老一辈的石匠师傅仍然像宝贝一样保存着，正如老一辈石匠师傅陈志良说的：“这是伴随我们一生的吃饭工具，我们和这些工具有感情，舍不得丢弃的。”

是的，历史上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工们就是靠这些貌似很原始的工具东奔西走谋生的。据乍浦石匠师傅陈德波的长孙陈志良（今年80岁）讲述，他爷爷辈刚到乍浦时，乍浦的老街都是条石铺成的，由于战乱等原因，年久失修，高低不平，镇区内的石桥都是一级一级的踏步桥，不要说通拖车、三轮车、黄包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了，就连居民走路都要小心翼翼的。后来，以郑开山、陈德波为首的石匠师傅，发动大家参与去修桥铺路，把一级一级的踏步桥拆除，修成平面桥，把街上高低不平的路面修好。同时，还对外去承揽工程，如陈山天主堂，在山顶上，又高又陡，郑开山带领了一班石匠师傅保质保量地做好了陈山天主堂建造的护岸、台阶等几项浩大的工程，受到陈山天主堂教主的称赞。陈山天主堂的护岸、台阶等已有百余年历史，仍旧坚固如初。

解放前，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匠师傅都是个人散工、邀工兼包工的。人多人少视工程量大小由承揽工程的石匠师傅而定。据尚健在的老石匠师傅回忆，近代的老一辈石匠师傅参与了民国时期九龙山黄山风景区的道路、护岸等石工砌筑，民国时期海盐县、海宁县海塘建筑工程，石匠陈德波在民国时期还负责承揽了乍浦镇内外石街维修。一位老石匠回忆：“半山造福杭城老百姓的防空洞，就是乍浦的石匠师傅去修筑的，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在杭州的半山工地用块石筑防空洞，经常遇险，石匠工听到拉响警报后，大家就进防空洞躲避。抗战胜利后，乍浦总管弄街道改造，黄八妹住房北河道的石驳岸、台阶、道路，园中石路等都是‘温州匠帮’乍浦石匠师傅维修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匠师傅仍延续散工模式继续经营。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兴年代，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匠师傅更忙了，海塘的维修，内河石码头要兴建，比如乍浦粮管所的石驳岸，停靠的码头、上下的台阶，都要修造，南水城门的拆建，要过粮运大船，水道太窄了，根本过不去，只有拆除，然后再做好石驳岸，便于运粮大船进出。一时间，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匠师傅不但在乍浦作业，还到平湖城里、林埭、新埭等地去修建内河码头和石驳岸，还去嘉善等地承接石工项目，可以说，凡是有石料建筑的工地，就有“温州匠帮”石匠师傅的足迹。石匠师傅最多时达30余人，带领的小工有70至80人。

二、菱形石施工手艺和石工号子

“温州匠帮”的石匠师傅有一种独创的菱形石施工手艺，用这种手艺施工的石墙体、石驳岸不用灰沙、泥浆，也很厚实牢固、美观整洁，即使中间抽掉任何一块石片，墙体也不会倒塌，能防御一般的自然灾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温州匠帮”石匠师傅陈志良的祖父陈德波，还有徐开正、徐开三等就把从温州带来的菱形石施工技艺首先使用在乍浦居民造房子的地基和主体外墙、围墙上。石匠师傅们在施工前，先寻找具有菱形特征的石块，再用凿子打造出一个光洁的平面，如果不具备菱形特征的石块，也可以用凿子打造成菱形。如果是大的石块，先用锤子、凿子和楔子把大石头切开，再用凿子把它切成大小相等的菱形石块，把平面和四边修整好，待用。如果是打墙基：石匠师傅先挖一条沟，用石头铺垫好，再用夯夯实，在墙底，用较大石块斜放，构筑成能放菱形石的基底。然后把采集好的菱形石一块一块地从中间到两边，从下至上构筑起来。菱形石按照平面在外，菱角在上放。菱形石与菱形石相连，交叉铺放，菱形石也有大有小，全凭石匠师傅的智慧巧妙搭配，墙的两边用条石铺上去，筑成墙底。菱形石不够时，可边垒边采集，直到完成。墙体内侧，用一般石块跟着垒，侧放并将外侧菱形石紧紧咬住，每隔一段还用钉子石（长石）把墙体固定住，这样菱形石堆砌的石墙、石驳岸就完成了。

乍浦镇历来有近山靠城的地理优势，自从有了“温州匠帮”带来的这种菱形石施工手艺，当地居民造房子及打围墙，都就地取材，用菱形石垒地基、堆砌石墙，直到现在，在乍浦镇上到处可以看到居民房子用菱形石施工手艺垒起的地基、堆砌的石墙。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队的农户，为改善住房条件，大批量申请建楼房，他们做的房屋地基基本上都是以石头为主的。

后来，老前辈通过传徒学艺，有了第二代石工师傅。这种菱形石施工手艺，在平湖

城乡农业兴修水利、建造灌溉机埠等石结构工程上普遍得以推广使用。

石匠师傅工作是一项比较原始又比较艰苦的露天和纯手工艺，有时为了取石、开石、堆石，往往需要多人合作，由此，石匠师傅在长年累月的劳动中创造了一种有趣的石工号子，这种石工号子的歌词比较随意，边劳动边创作，一人领头喊起号子，众人相和，鼓励石匠师傅一起劳作。如有一首打石头号子：

“号子嘛喊起来哟，兄弟们把石抬哟，嘿哟，哟，抬起来呀，嘿哟。脚莫滑呀，哟，有道坡呀，哟，慢慢爬呀，哟，哟，有个坎哪，嘿哟，莫打闪呀，哟。腰杆挺起，哟，莫趴下呀，哟，哟，哟呵，哟呵哟呵，嘿，哟，哟呵，哟呵哟呵，嘿，哟。”

这种石工号子展现了石匠师傅们在集体劳动中的协作与快乐。但这种石工号子留下来的很少，几近消失。

三、七十年代组建的“先锋石工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温州匠帮”的石匠师傅承接工程项目的不断增多、名气也越来越大，石工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为便于统一调配，于是乍浦镇先锋村（当时称先锋大队）决定以“温州匠帮”乍浦的石匠师傅为骨干，筹建“先锋石工队”。村里为此专门发出招聘消息，采取个人报名、生产队推荐、大队审议的办法。吸收乍浦的石匠进入石工队。1970年4月26日，先锋村（当时称先锋大队）向上级组织打了申请报告，得到当时的乍浦人民公社，平湖城建公司的批准，随后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正式成立。由张松权担任“先锋石工队”首任队长，陈志良担任施工员。首批参加“先锋石工队”的有民国初期从温州到乍浦镇的，居住在北大街的老一辈石匠郑开山、郑岩登、郑岩生；有居住在乍浦镇东大街的陈德波、陈明溪等；居住在乍浦镇上新街的陈银船、徐开正；居住在乍浦镇望河桥东的徐二观、刘宝龙；居住在乍浦镇北大街的吴伯仁、潘阿掌等。

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成立后，正赶上七十年代我国基建项目陆续启动，海塘护岸需要石工作业，城乡水利工程离不开石工。还有石桥维修，城镇石板路修理都需要石工匠。一时间“先锋石工队”成了基建项目的香饽饽。尤其是1973年上海石化总厂在乍浦镇东南的陈山岸线段开建原油码头这一工程时，上海石化一期围堤需要块石护堤，他们得知乍浦有个“先锋石工队”，就把这一工程交给了乍浦镇。当时的乍浦镇就在先锋大队以“先锋石工队”为主组建了以部队连级编制形式的石工民工连。石工民工连由先锋大队书记徐相乐和另一名干部徐美珍带队，连长是石工师傅尤志勤，连队设有财务会计一人，由王慎言担任，医务人员一人，由石工陈加清兼任，另有石工师傅26人，后勤小工等总数有80多人组成。民工连下设五个排，一排排长尤金龙，石工有丁全根、尤永康、程竹林、潘柏林。二排排长刘庆茂，石工有汪照生、王善治、徐二观、陈加荣。三排排长吴照豪，石工有张松权、祁庆堪、肖连生、赵阿彩。四排排长吴小观、石工有瞿汉荣、陈寿根、陈金荣、蔡余仁。五排排长吴志根、石工胡根荣、任银观、潘龙兴、陈志良。各排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小工配合石匠工作业。

当时“先锋石工队”在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围堤进行的块石护堤作业实行军事化管理，一切行动听指挥。石工民工连的计酬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进行经济核算和分配。评分按出工得分结算，石匠师傅最高分一天



扁担绳索、铁锤凿子等老一代石工使用的工具

记16分，小工最高一天记12.5分，然后按工程款折算工分。评到16分的石工老师傅每天能分到4元多，评到12.5分的小工每天也能拿到3元多，这在70年代初期属于高收入了。而当时先锋村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务农的一天收入还不到1元。所以当时先锋村对参加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围堤的石工民工连的小工，每三个月就要调换一批，这样既解决了当时村里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又使每个村民（社员）都有机会进入石工民工连，在上海石化一期围堤工地上增加经济收入。由于当时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民工连的计酬政策处理得好，参加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围堤修筑的公路工程的石工师傅和小工积极性都很高，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上海石化一期块石护堤、道路铺设的任务，尤其是“先锋石工队”采用的菱形石施工手艺筑成的围堤护岸，因坚固、美观，受到上海石化总厂的赞扬。

改革开放后，乍浦镇“先锋石工队”以“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再次转战重大工程：先后完成了上海石化万米海塘、乍浦港码头万吨级泊位群等一大批较大的块石工程。但随着时代发展，用于海塘的块石护岸、块石铺路等传统建材逐渐被水泥制品所替代，纯手工开石等相对传统的石工手艺，逐渐被半机械化的切割机代替，乍浦镇“先锋石

工队”这支曾经风光无限的“流动石匠队”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而后各地逐渐推出的工程招投标方案，原本靠传统手艺但由于缺乏资质等原因的乍浦镇“先锋石工队”，只能挂靠在一家劳务公司，很难承接到工程项目，再加上石工这种手艺纯粹靠力气干活，老一代石工普遍年事已高，新一代年轻人都不愿去学这一纯粹卖力气的手艺，乍浦镇“先锋石工队”已是后继乏人。后来，坚守到2000年的几位老石工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正式放弃了石工手艺。乍浦镇“先锋石工队”也就此正式解散，“先锋石工队”的营业执照、财务账册以及账上最后一笔3万余元的流动资金也一并转交给了当时的劳务公司。而随着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正式结束其历史使命，最后的几位石匠师傅也进入了九龙山陵园工作，直至退休。

虽然“温州匠帮”传承的乍浦“先锋石工队”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乍浦历史上代代相传的石匠技艺依然令人难忘。那曾经响彻乍浦每个角落的叮当凿石声，至今仍在人们耳畔回响，恍如昨日。更让乍浦人铭记于心的是，当年“温州匠帮”传承下来的石匠师傅们不畏寒暑、勇斗潮涌，以精湛技艺筑就的海塘石驳岸、铺设的石板路、修建的石桥等百年工程，这些惠及后世的丰碑至今仍在见证着他们的匠心传承。

平湖习俗·生活俗

吃早茶

■ 郭杰光

平湖人将喝茶称作吃茶。旧时农村中老年男子多爱吃茶，尤喜吃早茶，茶馆遍布城乡各大小集镇。

茶馆营业有一套行规。首先凌晨三四点就要开炉烧茶，因为老年人都有“吃早茶，迎卯寅风”的习惯；茶客进店要热情接待，先送“面水”（面盆、热水加毛巾）、茶壶、茶杯、后收茶资；饮茶中间，茶客暂时离店的，把茶壶盖翻转，以示再喝，茶店予以保留；春节期间要为老茶客泡元宝茶，有爆米糖茶、绿茶加代代花、红茶加玫瑰花等，外加3个橄榄，茶资由茶客随意赏付。旧时吃茶以红茶居多。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有红茶容易上火之说，人们便慢慢改饮绿茶。

茶馆是城乡居民听新闻、聆市面、评是非、散心消遣的场所，被称作“百口衙门”。茶客如遇家庭纷争、邻里纠纷，解劝无效，则双方一齐相约到茶馆评理，俗称“吃评茶”。当事双方各诉是非，一众茶客公议，最后判定谁错谁对。一旦决断，当事双方都认为公正，理亏者

不仅要当众认错，还要支付此日茶客的茶资。如果理亏者拒付茶租，此后无脸再进茶馆。

茶馆也是一些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一些茶客将鸡蛋、水产品、作物种子等拿到茶馆出售。如数量较大，在吃茶时先进行口头协商，过后再行交易。也有求购某种急需品，只需在茶馆吆喝一声，一般在较短时间内会有回应。

茶馆又是文化传播的场所，旧时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但都喜欢听书。茶馆内经常有钹子书、小热昏、花鼓戏、苏州评弹等多种戏曲表演。钹子书又称“农民书”“锣鼓书”，现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传统钹子书的说唱文本以历史故事、武侠小说、才子佳人类为主，书目有《水浒传》《说岳全传》《七剑十三侠》《隋唐演义》《杨家将》《白玉燕》《玉环传》等。新中国成立后，钹子书演唱文本逐渐脱离传统说唱书目，出现大量改编、创编的文本，如《白毛女》《智取威虎山》《51号兵站》等。

过去在平湖城乡有吃卯时酒的饮食风俗。吃卯时酒的不外乎四种人：第一种是习惯喝早茶的人，每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上街，感到身上寒冷，先吃一壶烧酒以驱寒；第二种是渔民，一早就要出去捉鱼，等到卖完鱼已是饥肠辘辘，加上水上寒冷，吃壶烧酒吃点热菜，填肚取暖；另外还有两种人，就是俗称的酒鬼和赌鬼，常常吃卯时酒以提神，美其名曰“早晨一杯酒，浑身全是劲”。

小镇上有专门供人吃卯时酒的小酒店，这种简陋小酒店往往是单间门面，只有三四张小桌子，店门口的靠壁台子上有一个小菜橱，橱里摆上一些猪头肉、猪耳朵、白斩鸡、五香豆腐干、小油豆腐、油盐发芽豆等冷菜。小店里过去都是散装烧酒和散装黄酒，吃卯时酒的人不会多喝，一般会用竹制的小提子取酒，基本上取烧酒二两、黄酒四两。吃的小菜有荤有素，都很节省，一般角钱就

够了。

吃卯时酒的人一般会认定一爿小酒店，连坐的位置都很少变动，店主称他们是“店掌柱”，对每一个顾客的酒量及饮食习惯都了如指掌。吃卯时酒的人彼此也有不成文的规矩，相互之间不会敬酒，不会递烟，吃好酒自行支付，但聊起天来格外热情。有的人吃完卯时酒还要去茶馆喝茶，有的买点小菜直接回家下地劳动，回家后也不会再吃早饭。

如今吃卯时酒的习俗在一些集镇还有延续，但现在在吃的除了瓶装酒和荤素冷菜外，有的也会吃一碗面或一碗馄饨，既当菜也当饭。一瓶瓶装酒一顿吃不完可分次吃，吃后自己安放好就行，尽管吃剩的人多酒瓶也多，但他们都不会弄错。现在相互敬酒也有了，相互递烟也有了，吃好酒后店主还会泡上一杯茶。

■ 张玉观